

重印袁了凡四訓序

李炳南

朱柏廬格言，爲訓家子弟者，袁了凡四訓，亦訓家子弟者，惟朱之言傳廣，而袁之訓傳隘焉。或謂朱文簡而聞易，袁文繁而記難，因以暢滯異勢，然此尙是皮相論耳。儒曰：袁訓挾釋家因果，非吾子弟所宜習也，釋曰：袁訓僅爲有漏法，非吾宗門之所急也。於朱之言，釋曰：世法固當如是也，儒曰：家政固當取法也，此傳廣隘之不同，乃其大者矣。然則一爲人許，一爲人擯，是許者達，而擯者蹇歟？曰否，此非文之蹇達，達於文益乎何有，蹇於文損乎何有？是乃人心之枉直，治亂之分際也，故敢狎侮聖言，以遂自放。易曰：積善餘慶，積不善餘殃，書曰：惠迪吉，從逆凶，知儒未嘗黜因果也。初機三皈六念，漸及五戒，進而雙運四攝，六度萬行，知釋未嘗不有爲也。夫經營

阿閣，始於寸基，緯織匹錦，先於一絲，因果有爲，皆入德之門，其薄寸基一絲者，安望其阿閣匹錦，而謗因果有爲者，又豈能造乎鴻儒真釋也哉。大言則無實，狂肆則寡德，入乎耳，則心汨亂而行放逸，風乎世，則禎祥隱而妖孽興，國步世運，將有不堪思議者矣。復觀乎人所許者，亦僅燈前閑話，反不若所擯之文，見者警惕。知福惟自召，不拘乎宿命，天定可回之。禍能消滅，不任乎因果，異熟可轉之。心造心轉，繫鈴解鈴，宿命因果，操之惟在我也。頑懦鄙薄之資，聞斯道也，得乎自拔之階，可變爲廉立寬敦之器，而身世蹭蹬者，亦漸由鼎革而獲乎泰，袁文大用如是，又安可與擯之哉。且古今拂逆之人，以及振奮之士，而力行功過格者，實繁有徒，無不性德克明，世風歸厚，近淑乎人，遠善乎世，潛移默化之力，似非朱言所能方也。道不實踐，雖傳廣而奚爲，道能實踐，雖傳隘而何傷。嗚呼，人能宏道

，非道宏人，信乎文無蹇達，只心有危微而已。丁未暑假，慈光講座六屆之初，有翟子慕威者，具悲天憫人之願，擬印袁文，以贈來學，期乎人希堯舜，心悉菩提，輔翼文化復興，挽救世道沉溺，於人於世，善莫大焉。囑序於予，檢之舊有序，復有吾師印祖一篇，於袁訓之旨趣體用，已詳論之，讀終復始，難爲言矣。茲特揭其世情異遷，群言隱怪，俾見袁文者，不苟合同狎侮，知其可止，是作序者之意焉。信其言之不欺，察其行之可儀，自當鑒果而溯因，惕心而踐道，辨微識機，其庶乎有所安立矣。更能體翟子之處心，憂樂與衆，輾轉相勸，爲善讀之善者也。若僅囿於一己之修齊，是則不契贈者之願，不達序者之意，亦可謂隘措乎袁之文者。